



## 心灵隽语

## 三角梅

»»»»»» 文言

阳台上的三角梅，今年竟花开二度——上次绽放于立夏前后，可惜未及拍摄留影，此番重逢，着实让我心生惊异。

多年来，这株三角梅向来恪守时节，唯有农历十月才缓缓吐蕊，直至春节依旧开得繁盛，娇艳动人。爱人曾不止一次埋怨：“你看人家的三角梅，早早便开了。”说着，她指着枝头，语气里满是怏怏：“偏你倒好，每年都要等天快冷了才肯露面，真是姗姗来迟。”

我常笑着为它辩解：“‘宰相肚里能撑船’，三角梅品类繁多，花期本就各不相同，何必强求它与别处的花儿争早？”

话虽如此，我亦懂爱人的心思。无论是野外荒郊、公园庭院，还是寻常人家的菜畦花圃，那些三角梅确实鲜有像自家这株般，花期来得这样迟。

如今再看这盛开的三角梅，轻风拂过，嫩绿的叶片上泛着浅浅褶皱；烈日当空，烈焰似的阳光里，粉红的花朵却显得秀丽娴静，风姿绰约。那盛放的花瓣，似在轻声吟唱：“我是生命的音符，纵使花期不同，也要奏响绚烂的赞歌。”

我翻出旧书，恰好见得一首咏三角梅的诗句：不借春风不避尘，无关寒暑四时新。植根不管泥肥瘦，艳照人间总是春。

原来早有人为它写下这般赞誉，想来也是被它这份从容坚韧打动。

2025年10月8日，我特意拿出手机，拍下枝头的情影，让这份美好定格成永恒。我暗自猜想，这株向来迟开的三角梅，今年却提前绽放，莫不是要将这份娇媚当作献给双节的礼物？或许是今年少有的持续高温让它随季节而动。

我不由吟出一首小诗：赤焰灼灼映碧空，虬枝擎火傲秋穹。丹心不惧骄阳烈，犹向人间展艳红。

我喜爱这阳台上的三角梅，更赞美它。因为它带给我的，不仅是视觉上的美丽，更是心底的愉悦与欣慰。

望着它，我不禁想起了那些精神与品质都极不平凡的人——广袤的大地上，烈日之下，无数体力劳动者正迎战高温，挥洒汗水，默默奉献：有坚守岗位的工人，有耕耘田野的农民，



更有远离故土、将热血与汗水洒在他乡的外来务工人员。他们干着最繁重的活，拿着最微薄的薪水，过着最简朴的生活，却用双肩撑起了一片祥和安宁的天地。

我家的三角梅是幸运的，因为有我为它诉说故事，为它抒写赞美。可那些常年奔波于他乡的外来务工人员呢？他们与天奋斗，与地鏖战，无论酷暑严寒、刮风下雨，只为能有一口饭吃，一件衣穿；只为孩子能交得起学费，父母能付得起医药费；只为能在陌生的城市里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安身之所。这样万万千千普通的打工者，你可曾知晓他们的艰辛，可曾了解他们的不易，又何曾体会过他们内心的期盼与渴望？

你没有，也不会。你不懂他们为何不辞辛劳、任劳任怨地漂泊异乡，不懂他们在举目无亲的城市里，如何像三角梅般经受酷暑的煎熬，如何默默忍受心酸与委屈，却始终不自卑、不自弃、不气馁，更不怨天尤人、自轻自贱。他们始终不卑不亢，奋斗不息，自强不息。

最后，仍以一首小诗为赠，致敬这株三角梅，也致敬那些平凡人：

寒来暑往未停肩，冷风热嘲只淡然。  
汗水浇灌城市景，平凡身影向前行。

## 人在旅途

## 向西出发

»»»»»» 潇潇

人一旦迈出过游走脚步，这野了的心便不再安分于脚下的土地。远方的一切总在眼前晃，更新奇的远方也会时不时来诱惑。怎么办？

好办！家乡是用来生活的，心之所安，平淡琐碎，细水长流；远方是用来放飞的，心之所愿，自由奔放，刹那永恒。选个长假，去天南海北看一看，走一走，住一住，忆一忆，身体和灵魂便总有一个在路上了。

去过西部才知道，夏天可以让汗流得很纯粹，冬天也可以冷得很浮夸。岛城的夏季，汗水和衣衫永远像一对热恋的情人难舍难分，身体像蒸笼里的馒头粘在笼布上，又闷又热。而西部的夏天，简单粗暴，热得彪悍泼辣，热得干脆。西部的冷也不像岛城。岛城的冷是阴森沁骨的冷，哪怕穿再多的衣服，寒意依然从骨髓里穿刺进去，一点一点把人身上的热气侵蚀干净了。不但阴冷，还潮湿，易生冻疮。西部的寒气是可以挡在衣服之外的，而且一进满是暖气的室内，一会儿就暖了。

从沿海的小岛走向广阔的西部，穿州过省，翻山越岭，横跨东西，行程万里。海岛与高原，狭小与广袤，富庶与贫穷，繁华与萧条，喧嚣与寂寞，都在火车的行驶里，一一掠过。想人间沧桑变化也不外如是吧。

西部广袤无垠，雄健苍茫。景点之间动辄七八个小时车程，沿途都是戈壁草甸。风干的石头千奇百怪地立在戈壁壁上。一道颓废破败的矮墙据说是汉长城遗址。风沙湮灭了鲜活的一切，江湖中依然流传着霍去病的传说。时不时见到坟堆样的小土包。偶有一匹两匹孤独的黑马，想起海子的诗：“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，我把这远方的风归还给草原，只身打马过草原。”

晚宿张掖。时近半夜，我与友人在钟鼓楼下甘州风味美食广场，干了两碗牛肉面、两碗牛奶鸡蛋醪糟、两瓶现酿手工酸奶，一不小心吃撑了，深更半夜在张掖的街上消食。寂静的街市，仿佛只有我们两人独占一座城。逛着逛着，迎面立柱上一个洁白的雕塑，我们激动地打赌，“王维还是张骞？”跑近一看，卷发欧服，面部立体——马可·波罗！我俩相视爆笑，这条是外国风情街。原来年轻的马可·波罗也曾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。这金发碧眼的外国人，走在中式古朴的大街上时可曾被惊艳？

我似乎正在走着王维出使塞上所走过的路，经停他停驻的战略重镇——“地扼匈奴臂，城横弱水流”的张掖，去往他去的居延海，那个诞生了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地方。公元737年的那个黄昏，苍茫的落日高悬在孤独空旷的居延海之上，诗人的身影被拉长成瘦削的剪影，镶嵌在盛唐的边塞里，名垂千古。

我们此行去居延海看日出。太阳与水面相接的一刹那，日落与日出又有什么分别呢，都只剩下了璀璨的绽放。4点多出门，黑咕隆冬中随着人流穿过短短的沙滩往海边赶。与大队走散的我与友人，索性在小土包上变着花样玩太阳，摆出手捧太阳的姿势，或者太极推手的姿势……天边已是红光透亮，正是出剪影的绝佳时机。眼尖的团友把我们捡了回去。

人行栈道曲曲折折，两旁种满芦苇，它们高过我的头顶，朝着晨风的方向齐齐侧身，挤挤挨挨，腰封上刻着一条河流的秘史。湖水之上，红嘴鸥背驮着太阳自由飞翔，张开的翅膀充满力与美，光影里飞成了油画的模样。

这一刻，今人古人，过去现在，俯仰乾坤，思接千古。

## 方寸虚构

## 现场互动

»»»»»» 李清泉

小云不知道，这次互动，到底是对，还是错。

看过脱口秀的都知道，正式演出前，主持人会告知观众，不要和演员互动，随意打断演员。如果观众接的梗更好笑，演员会原地“自杀”的。

小云是个例外。作为最后出场的演员，他相信自己的临场反应，能接住观众的任何话题。

那天，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，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。他大声喊：“认为自己帅的请举手！”

“我！”一个洪亮的男声从后排传来。

小云一个箭步跑到后排，将他连人带椅拖拽出来，起哄说：“有多帅？快上台让大家看看！”边上的女伴捂着嘴笑。

男生上台，不好意思地挠头。全场哄堂大笑。他头发蓬松，眼如青豆，身穿白T，甚至都没有小云帅。

“是什么让你如此自信？”小云问。

男生咧着嘴笑。

“边上的女生，觉得他帅吗？”

女生用双手捂住脸。

“她和你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普通朋友。”

“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在图书馆加的微信。”

“好家伙，学校图书馆还是城市图书馆？”

“大学图书馆。”

“还是学生啊。认识多久了？”

“五十多天。”

“喜不喜欢她？”

男生不停眨眼。

“敢不敢表白？”

“表白！表白！”观众开始起哄，声音一浪高过一浪。

“气氛都到这了，说点啥吧！”小云把话筒递给男生。

男生接过话筒，沉默了一会：“真挺突然的……这段时间和你相处下来，感觉很开心，你也会回应我。嗯……我挺喜欢你的。”

女生弯腰，用双手捂脸。

小云抢过话筒：“妹子怎么说？答应还是不答应？不答应你也要上台！”

女生用颤音说：“不要这样子。”

小云愣了下，随即说：“不管怎样，男生把该说的都说了，大家来点掌声！”

男生小跑下去，有观众和他击掌。

男生和女生提前离场。

小云结束表演，和同事在边上候场。

同事耳语道：“你这样做，可能不妥。”

小云瞪大眼睛：“为什么？”

同事说：“万一女生不想这么快确定关系，你让男生捅破窗户纸，会不会连朋友都没得做？当然，我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。”

小云眉头拧成“川”字，陷入沉思。

“下面请演员上台致谢！”主持人的声音将小云惊醒。他夺门而出，在奔跑中寻找。

不在火锅店，不在海鲜店，不在披萨店，那会是在？小云灵光一闪，冲出商场，跑向韩料店。

前方，男生和女生十指紧扣，正向韩料店走去。

小云擦掉头上的汗，大口大口呼吸着春天的空气。